

古 音 概 说

李 新 魁

广 东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前 言

掌握一定的古代汉语语音知识，不单对从事汉语研究的人有用处，就是对一般搞文化工作的同志来说，用处也不少。比方说，我们阅读汉语写的古代典籍，就经常会碰到语音方面的问题：有些应该押韵的字眼，为什么现在念起来并不顺口？古代辞书、韵书中的“反切”等注音方法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切”出来的音往往令人感到与现代读音不相符合？还有古书中经常使用的“同音通假”、“读破”等等做法，该怎样认识和掌握？无疑，这些都是一般阅读古书时必须知道的。而要学习和研究现代汉语，从事历史、考古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掌握这方面的常识，就更有必要了。为了适应这个需要，本书打算比较通俗地介绍古代汉语语音基本的和实用的知识。书中的叙述大都采自前人的成说，一些问题酌合阐述作者自己的意见，但以不太专门及有助于读者的理解和进一步思考为原则。在叙述一般知识时，并附带提供一些有用的古音资料，给读者以参考的方便。

本书以一般的古音知识为重点，在内容上与音韵学、语音史、古代汉语语音部分、音韵学史等都有交叉的地方，但并不是专从某一项的角度出发来叙述。在编写的原则上是求其“广”而不求其“深”，求其“通”而不求其“僻”。这样，本书所包含的内容自然要比学校里古代汉语教材中的语音部分要

多。此外，编写时也考虑到初学者接受知识的渐进性和各部分内容的彼此呼应与相互阐明，在讲述的体例和顺序上就不能不有所变通，因而也就不能处处照顾到严格的系统性，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承先师方孝岳先生及黄家教、曾宪通等同志惠阅，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这里谨表谢意。

作者学识浅陋，书中的讲述定有不当和错误之处，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作 者 一九七八年四月于中山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古音与今音	1
一、古音的概念	1
二、古音不尽同于今音	2
三、古音与今音是一脉相承的	5
四、学习古音的目的和作用	7
第二章 古代的注音方法	12
一、譬况、读若和直音	12
二、反切	16
第三章 古音的分析	22
一、音节	26
二、声母	28
字母和纽	29
五音与七音	32
发送收与清浊	34
三、韵母	37
韵和摄	37
等与呼	42
四、声调	47
四声	47

平仄·····	49
舒促·····	51
第四章 上古音·····	52
一、上古音研究情况概述·····	52
二、上古音概貌·····	58
1. 声母系统·····	58
2. 韵母系统·····	62
3. 声调系统·····	65
第五章 中古音·····	68
一、中古音研究的材料依据·····	68
1. 中古时期的韵书·····	69
2. 中古时期的韵图·····	78
二、中古音概貌·····	83
1. 声母系统·····	84
2. 韵母系统·····	92
3. 声调系统·····	98
第六章 近代音·····	100
一、近代音研究的材料依据·····	100
1. 近代时期的韵书·····	100
2. 近代时期的韵图·····	107
二、近代音概貌·····	112
1. 声母系统·····	112
2. 韵母系统·····	113
3. 声调系统·····	116

第七章 古音的运用	118
一、以双声迭韵构词	118
二、以押韵求读音的和谐	121
三、以变读字音来“叶韵”	125
四、以声音近同训义	127
五、以音同音近通假文字	130
六、以改变读音区别词义和语法作用	135

第一章 古音与今音

一、古音的概念

我们这里所说的“古音”，是古代汉语语音的简称，主要指古代汉族书面语言的语音。按照一般的见解，古代书面语与口语的差别，是表现在词汇和语法上，语音的差异似乎谈不上。可是事实上古代“读书音”同口语这两者的发音并不完全一样。从研究的角度上说，了解古代口语的语音比书面语的读音当然要困难得多。而后人从书本上归纳和研究出来的古代汉语语音知识，主要也是关于书面语的。因此，我们现在所要讲述的，主要是指古代汉语书面语的语音而言。

汉语有很长的历史。汉族人民的祖先在四五万年前就在中国大地上生活着。自他们结成社会以后，就有赖以进行交际的语言出现。而且当它一出现，就是以声音为传播媒介的有声语言。但是由于语言是一发即逝的东西，远古时代不可能把它记录、保存下来。所以关于古代汉语的语音知识，最早只能谈到有文字出现的年代，即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不过由于早期的资料缺乏，我们这里所要介绍的语音常识，主要是两周时代以后至“五四”时期以前这一个历史阶段。

汉语自古到今，都有方言的分歧存在。方言是为某一个

地区的人们服务的。方言的分歧使各地区之间人们发生交际的困难。因此，出现了用于各地区彼此交际的共同语。这种共同语对于一个具有统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具有统一的政权的国家尤为需要。就汉族来说，在很早的年代里就出现了彼此互通的共同语。这个共同语记录在文字上，基本上就是现在所见的书面语言。汉语这个书面语言，是以在汉族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中心地区，即黄河流域中游一带的地方口语为基础形成起来的。汉语方言的分歧主要是表现在语音方面，而词汇和语法的分歧并不大，所以各方言区都能掌握作为共同语的书面语言。另一方面，从汉族的具体历史情况来说，自秦汉以后，各方言区都共同使用统一的文字，方言一般来说并没有进入书面语。这样，这个书面语就通过统一的书写形式（汉字）起着维系全国各地交际的作用。我们所说的古代汉语书面语言的语音，指的就是共同语的语音，而不是某一个地区的方言的语音。

总起来说，我们所要讲述的是两三千年来古代汉语书面共同语的语音知识。

二、古音不尽同于今音

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从古代的汉语发展到现代的汉语，经历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时间。汉语的语音也同汉语的其他要素（词汇和语法）一样，逐渐改变它的结构和发音状况，以适应和满足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需要。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言中的词义和语法构造必须

通过语音这个物质外壳来传达给听者，才能完成语言的交际作用。因此，语音和词汇、语法成为构成语言的三大要素。但是，这三个要素的发展并不是齐头并进的。它们有各自的特点和规律，演变的速度也不一致。一般说来，词汇的演变最快，语音的演变较慢，语法结构的演变最慢。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就体现着构成语言本身的三个要素发展的不平衡性。

古代汉语语音与现代汉语语音不完全相同，这可以从保留到现在的古代文学作品看出来。如《诗经·魏风·硕鼠》第三章：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这首民歌，在两千多年前念起来应该是十分和谐的，但现在读起来就不那么调协了。麦(ai)、德(e)、国(uo)、直(-i)原来都是押韵的韵脚，但现在读起来韵母已有不小的距离。又如《诗经·王风·君子于役》首章：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埭。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期、哉、埭、来、思等字也是押韵的，古时候它们念起来很和谐动听，可现在拿来诵读就不大和谐了。现代人作诗当然不会用“哉、来”与“期、埭、思”一起押韵。这表明，现代汉语的语音和古代汉语的语音确是有所不同的。

正因为古今汉语语音的不同，造成了我们了解古代汉语时的种种困难。古音今音不完全相同的道理，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十分难以理解的事。可是这个语言的发展观念，

即要懂得今音不同于古音，对汉唐时代的“今”人来说，却还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一千多年前的汉唐时代，虽然已经有人意识到古今语音的某些差异（如汉末刘熙的《释名》说：“古者曰车，声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车，声近舍。”北齐颜之推的《家训·音辞篇》也说：“古语与今殊别”），但多数人还没有确立古今音不同的观念，因此才有改易经籍用字及其读音，以求韵脚读音和谐的事发生。历史上有过一个著名的故事，据说唐明皇读《尚书·洪范》的“无偏无颇，遵王之义”这两句的时候，觉得上下文都用韵，就是这两句里的“颇”字和“义”字读起来不和谐，于是把“颇”字改为“陂”字以求押韵。其实“义”字在上古时候是与“颇”字读为相同的韵部的（义的繁体義字从“我”声旁得声，古音与颇字相近），这两个字是很和谐的韵脚。只是后来由于语音的变化，“义”一类字变入其他的韵部，“义”字与“颇”字才变为不和谐的韵脚。唐明皇就是因为没有语言的发展观念，不懂得《尚书》时代的语音已不同于唐代的语音，所以才作出这种改“经”的蠢事。唐代的改“经”风气很盛，文人学士们读古韵文觉得韵脚不和谐时，便加以改易。宋代的人也还没有明确的语音发展观念，所以也出现朱熹等人的“叶韵”的作法（关于“叶韵”见后面的介绍）。到了明代音韵学家陈第，才比较明确地理解到古今音的不同。他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明末方以智《通雅·释诂》也说：“但古人音读，常存之以证古今自然之转变，勿为所缚，乃能会通”。这才接近我们今天的认识。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知道，没有语音发展的观念，不了解

古代汉语语音不同于现代汉语语音，就往往不能正确地理解古代的文化典籍，往往会闹出毛病来。因此，我们在了解和掌握古代汉语语音知识的时候，必须首先确立这个语音的发展观念。

三、古音与今音是一脉相承的

古代汉语语音不同于现代汉语语音，这不等于说它们两者是截然不同、没有联系的两种东西。前面说过，现代汉语的语音是由古代汉语语音发展而来的。它们之间是连接在一起的，是一脉相承的。所谓“古代”与“现代”，只是就汉语发展的历史时期所划分的不同阶段。汉语语音的悠久历史和坚强的继承性，表现了汉语无限的生命力。

汉语并没有象某些外族语那样，在发展过程中间遭到被“腰斩”的命运。汉语固然也有过与其他语言融合的时刻，在它自身注入了外族语的某些新血液，但是它从没有中断过自身的发展，从没有过为外族语言所同化而变为另一种系属的语言。几千年来，汉语语音所固有的基本特点还是牢固地保存着。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原有语言特点的历史继承性（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现在对古代汉语的文献还能在很大程度上看得懂）。就如《诗经》中，虽然有不少篇章的韵脚念起来不合于今天的押韵，但也有许多篇章念起来还是十分和谐的。如《国风·关雎》首章：

关关雎¹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²逑。

鸠、洲、逑，现在念起来还是和谐的押韵。又如《周南·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蕢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华和家、实和室、蓁和人，在现在读起来也还是和谐的押韵。

这倒不是上述几个字音在现代和古代完全一致，没有发生变化，而是它们的变化是有规律地按着整个韵类系统来演变的。古音与今音的实际读法虽然有所不同，但互相押韵的字一般还是处在同一个语音系类中间，很少或者没有出类的特殊变化，所以能够保持着古今读音的和谐与齐整的对应。这种对应，就绝不是两个完全不同、没有联系的语音系统所能存在的。假设汉语曾在元代为蒙古语所同化，完全接受蒙古语的语音系统，那么，用后来这个来自蒙古语的语音系统去诵读《诗经》，还能读出优美和谐的韵脚来么？

由此可见，现代汉语语音确实是从古代汉语语音演变而来的。在现代汉语的语音体系之中，就包含着古代汉语语音的某些基本要素。语言的语音用逐渐改变其质素的方法来实现自身的演变，而这种演变是缓慢的。因此，我们不能在古代汉语语音和现代汉语语音之间划下截然不可沟通的记号，不能够抛开它们之间的这种历史继承性，把它们当成是互不相关的东西来看待。

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来理解古今语音的关系，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领会和掌握古代汉语的语音知识，反过来又把掌握到的古音知识指导和帮助现代汉语语音的学习、运用和

研究。这样，无论是学习古代汉语的语音知识也好，学习现代汉语的语音知识也好，都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四、学习古音的目的和作用

我们研究、学习古音，为的是“古为今用”。决不象封建时代的音韵学者那样，其目的是为读“经”服务，甚至是为了让今人按照古代发音来读书和说话。

古音知识，对我们了解汉语语音的历史状况、认识汉语语音的发展规律，从而为现代汉语的语音规范化工作服务，学习和研究普通话语音，以及研究汉语语言文字、阅读古代作品、进行文艺创作、进行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等等方面都有用处。比如说，审订现代汉语异读字的读音时，古音就是汉语语音规范化的一种历史依据。例如“诊疗”的诊字，北京音习惯读为 zhēn，“暂时”的暂字读为 zhàn，这两个字的读音均不符合广大北方话区的读音，《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把它们审订为 zhěn 和 zàn，^① 根据的就是语音的历史发展规律（《广韵》中读诊为章忍切，读暂为藏滥切）。研究异读词（字）读音的人，固然可以根据古音的发展规律来订定这些异读词的读音，而一般的读者掌握古音知识，也就可以明白《审音表》订诊字读为 zhěn、暂字读为 zàn 的原因。

掌握古音知识，对学习普通话语音和研究方言的语音也

① 本书注音，一般用汉语拼音字母。如拼音字母不足以说明问题时，则采用国际音标。除表格所列者外，国际音标一般加〔〕号表示。

很有帮助。我们知道，现代汉语各种方言的语音系统来自古汉语。它们从古汉语分化出来之后，语音按着各自的演变规律发展，与原来古汉语的语音不尽相同。但是，由于语音发展有它的规律性，各类字音的演变基本上是按照某一类音系统地变化的。所以在方音与古音之间、方音与普通话语音之间，都存在语音的对应规律。我们研究方言，就要找出这些语音对应规律，并且利用这些规律来学习普通话的语音。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了解古音的情况。不了解这种情况，当然也就无法拿今天的方音来与古音比较，进行分析和归纳。例如现代的江西南昌话（属赣方言）中，把“狗 够 口 欧 偶”（原属《广韵》一等侯韵字）等字念为〔ieu〕，把“跟 根 垦 恩 恩”（原属《广韵》一等痕韵字）等字念为〔ien〕，把“肯”（原属《广韵》一等登韵字）字念为〔len〕，把“刻 德”（原属《广韵》一等德韵字）念为〔let〕。初学普通话的南昌人常把这些字的〔i〕介音带到普通话里去，并且把主要元音念成〔e〕。如果懂得一些古音知识，知道这些在中古时读为一等韵的字是不带〔i〕介音、而且它们发展为现代普通话也不带〔i〕介音的，它们的主要元音基本上是一个〔ə〕，现代普通话已经失去入声韵，而古代的〔-ŋ〕〔-k〕韵尾在南昌话中有一些字变读为〔-n〕〔-t〕韵尾，了解这些情况，便可掌握南昌话这些字的韵母与中古语音、现代普通话音的对应关系：

中古音		南昌音		普通话音
əu(ou)	:	ieu	:	əu(ou)
ən	:	ien	:	ən

əŋ	:	ien	:	əŋ
ək	:	iet	:	ə

那么，就可以归纳出南昌话这些韵母与古音及普通话音的对应规律，既了解方言语音的发展情况，又可以依据这些规律更快地学会普通话。

又如现代的广州话保存有收〔-m〕尾的韵母，如“胆篮临点甘甜”等字都读〔-m〕，而这些收〔-m〕尾的韵母在现代普通话中并不存在。那么，为什么广州话有这些收〔-m〕的韵母呢？如果我们具备一定的古音知识，就会知道古汉语语音中也是有这些收〔-m〕尾的韵母的。大约到了明朝时，北方话才失去〔-m〕韵尾，原来读〔-m〕的字变为读〔-n〕，所以现代普通话就没有〔-m〕尾韵母。但广州话没有这个变化，仍然保存〔-m〕尾韵不变。形成

中古音		广州音		普通话音
-m	:	-m	:	-n

的局面。现代普通话既没有〔-m〕尾韵，广州人在学习普通话时就要注意不要把本方言的〔-m〕尾带进普通话里去。而根据古音〔-m〕变〔-n〕的规律，也就可以知道广州话读为〔-m〕尾韵的字，在普通话中应该读为〔-n〕尾韵。上举“胆篮”等字全都读为〔-n〕。这样，在学习普通话语音时就可以有把握进行类推，不必逐个死记。

我们知道，汉字的构字法（有所谓“六书”的说法）中有“形声”（或叫谐声）和“假借”两种。现代繁体汉字中，形声字约占百分之八九十，假借字的数量也不少。这些形声字和假借字的构成和出现，都与古代的语音有密切关系。所以现

代的人要研究汉字，了解它构成的方法方式及演变，都必须对古音有一个起码的认识。特别是后代使用汉字，常有根据读音的相同或相近而借用另外一些字，这种现象前人称之为“同音通假”（详见第七章）。要了解通假的现象，掌握本字与假借字之间的关系，也必须具备一定的古音知识。例如我们读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策》，里面把韩国写作乾国，把赵国写作勺国。如果没有古音知识，简直无法判定乾就是韩，勺就是赵。韩字在中古的韵书《广韵》中作胡安切，声母属“匣”纽，韵母属“寒”韵；乾字作渠焉切，声母属“群”纽，韵母属“仙”韵。如果我们知道上古音中匣纽也读为群纽，寒韵与仙韵都同在一个韵部——元部，那么，对把韩字写为乾字这种假借现象就容易理解了。又赵字《广韵》作治小切，属“小”韵“澄”纽去声，勺字之若切，属“药”韵“章”纽入声。上古音中，澄纽与章纽这两个声母的读音非常接近，而韵母及声调都有通同之处（“小”之相对平声韵是“宵”，宵药是相对的同归一类的韵部，而去声和入声上古时也同归入声）。那么，也就可以判定勺字就是赵字。

另外，由于汉语词语的发展，某些汉语的词（或字）出现了一词多用或一字多义（字是记录词的书面符号）的现象。古人常常使用“读破”的方法（详见第七章）来区别词性和词义。如果不懂古音，也就难以理解这些现象。所以章炳麟说：“不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国故论衡上·小学略说》）

我们在阅读古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古代的韵文时，如果具备一定的古音知识，懂得有关声韵、四声、平仄等概念，